

## 回憶錄連載

## 深入虎穴

## ——高宗武回憶錄（四）

高宗武原著  
陶恆生譯註

## 第六章 傀儡付出代價

雖然日本政府沒有否認被公布的密約的真實性，可是這事引起的混亂推遲了汪精衛「中央政府」成立典禮的日期，最後敲定一九四〇年四月一日。可是快到這天時，一些日本人發現四月一日是西方國家的「愚人節」。這太荒唐了，於是匆忙間把日期提前一天至三月三十日。

汪精衛得到了什麼？沒有榮耀，因為所有中國人，包括為日本人工作的中國人，都恨透了日本人。沒有治安，傀儡們時時刻刻提心吊膽，懼怕被中國愛

國分子，或利用操縱傀儡以爭奪權力的日本派系分子刺殺。沒有自由，無論住家、上街、看戲、赴宴，或辦事，都得由武裝保鏢保護。沒有利益，現在的日圓買不到快樂，而將來日本戰敗後更買不到幸福。沒有安寧，傀儡們的兒女會被送往東京，表面上是學習，實際上是人質。

我個人的一些經驗與傀儡們的遭遇正好相反。在我帶著密約照片離開上海去香港之前，我租下了三棟房子。如果恨我公布密約的日本人或某些中國人要來我家攻擊我的話，我可以偷偷溜到另外一所房子躲藏。如果他們追到，我還有第三個地方躲避。像在玩遊戲，可是

個嚴重的遊戲。

我回到香港之後，汪精衛派一名特務來香港準備刺殺我。他帶著一封交代他如何處置我的信，和識別我的照片。在這種環境之下常會有人被錯殺。

這名特務是上海某個殺人集團的一員。這個集團是日本憲兵專為報復來自公共租界和法租界的制裁傀儡和日本人的愛國志士而設立的。它的頭頭是個變節的中國人丁默邨。<sup>①</sup>

日本人每月給丁三十萬法幣。這個組織於一九三八年虹口成立，一九三九年搬到滬西「歹土」的極司非爾路七十六號。這個屠宰場是上海最為臭名昭彰的地方。汪精衛投日後，丁默

邸向他靠攏，不過他仍然直接受日本憲兵指揮。沒人知道到底有幾千名中國愛國分子死於這個謀殺集團。

我記得曾經於一九三九年五月在汪精衛家中見過丁默邨。丁向我抱怨殺一個人有多麼困難。從他奉命刺殺某人到完成任務，平均要三至六個月。他先要研究被害人的習慣，確認被害人的相貌以免殺錯人；如果要用炸彈的話，得花很長時間在指定場所置放炸彈。丁經常活在害怕被中國愛國分子殺掉的恐懼之中。

來香港追殺我的特務先去拜訪我的朋友杜月笙。我前面說過，杜曾經是上海極有勢力的人物。很幸運，那名特務變了卦，他把我的照片給杜看，說：「我對這種事厭惡透了，對日本人也厭惡透了。我要到後方去。」他說完就把指令和我的照片扔掉，離開了。後來我聽說他在去重慶的路上。我希望他在那邊過新的生活，打日本人。

前面說過，我在上海的兩位親戚被日本人監禁了幾個鐘頭。事情是這樣的：一月五日，汪精衛接到我告訴他此

信到時，我已安全抵達香港的信。他通知了日本軍方，日本憲兵部立刻派了二十幾名憲兵到我父親家中，想抓他為人質逼我回來。很幸運，我的父親已經逃到安全地方。但是，受我拜託照看房子的兩位遠房女親戚可沒那麼幸運。

我父親的房子正好在日本憲兵的管轄之下。不過，大門前的街道，卻屬於公共租界警察的管區。這裡由美國和英國警察控制。日本憲兵一進房屋就把兩位女人逮住。憲兵的響聲驚動了一位公共租界警員的鄰居，他立刻打電話報警，不一會兒，二十多名全副武裝，帶著機關槍的公共租界警員開到現場。他們向日本憲兵指出，雖然我父親的房子歸日本人管，可是他們通過公共租界的街道進屋，是絕對不許可的。因此，日本憲兵必須原路退回。如果還要進屋的話，必須從別的方向進入。而且，他們在通過適當路線進屋之前，必須釋放兩名女人。鑒於公共租界警察的優勢武器，日本憲兵只好悻悻離去。於是，前來營救的公共租界警員帶著我父親的兩位親戚，送她們到安全處所。

日本人目前在中國土地上有四個傀儡政權。

在南京，汪精衛的「中國中央政府」，名義上僅控制華中和華南。現在汪正在東京治病。他於一九四三年十二月去東京，由日本外科醫生開刀取出一九三四年被暗殺時卡在脊椎骨裡的那顆子彈。他的病情不允許他回南京。不過依我看來，不能回去的精神原因高於身體原因。我不知道他眼看日本日益接近敗亡，心裡在想什麼。②

在滿洲，溥儀「皇帝」坐在傀儡皇座上。曾經住在北京華麗皇宮的滿清末代皇帝，如今蟄居於風沙遍野的滿洲中部城市長春市（日本人叫它新京）的一個簡陋的樓房中。溥儀的太太是滿洲人，沒有子女。日本人找了個日本女孩做溥儀弟弟的老婆。③如果日本人不被驅出滿洲的話，那後來坐在傀儡皇位上的統治者將是半個日本人，最終將是百分之百的日本人。如果溥儀有了兒子，他將永遠活不到成熟。（與韓國相似，韓國於一九一〇年被日本兼併後，日本當局把一名公主嫁給韓國國王。如

果，即將戰敗的日本給予韓國名義上的獨立以安撫韓國人民的話，那韓國的皇后將是日本人。）

在內蒙，德王④替日本軍人和外來的馬路政客們「統治」內蒙。這位蒙古王子看到他可憐的子民爲供養皇軍而被日本人趕盡殺絕，剝削殆盡。

在華北，王克敏⑤是所有傀儡中的典型人物。⑥一些傀儡在日本人手下工作是爲了養家活口，另一些則在日本人的死亡威脅下，爲了家庭不得不甘爲「叛徒」，還有一些假冒傀儡的重慶工作人員。可是王克敏和不少主要傀儡投靠日本人卻另有原因。

任何國家的統治階層，不管多麼開明，總會有一部分不滿者。在中國，蔣委員長北伐成功統治全中國後，許多政治人物被趕出政府。這些失業、不滿、經濟困難，而仍舊野心勃勃的前政府官員們，潛伏在條約口岸或日本人控制的城市裡等待翻身的機會。如今時來運轉，日本軍隊來了。這些人出來爲日本人工作以交換空頭官銜。一部分人並不那麼容易屈服於日本人的淫威之下。譬

如王克敏，一九三七年「七七事變」時他退休在上海。喜多誠一少將勸他復出當華北的傀儡。⑦王逃往香港避免喜多糾纏。喜多跟到香港，結果王被他的甜言蜜語騙昏了頭。王就任三個月就後悔了，一直後悔到如今。

這四名主要傀儡都不會說日語。如果某名中國人甘願被利用，那日本人不管他是什麼貨色，都會用他。老實說，在日本求過學的中國人多傾向不喜歡日本人，甚至比從來沒去過日本的中國人更不喜歡。留學日本的中國人發現日本自誇的文明包含從中國和西方借來的文明，而日本報章雜誌則僅報導貶損中國的訊息；自以爲了不起的日本人輕視中國人，同時又因嫉妒而阻止他們接受完整的教育。舉例來說，東京陸軍士官學校不准中國學生與日本學生同堂聽課，而另外設班教學。日本人已經完全忘記，當第一段鐵路在日本築成，第一條電線在日本架起的時候，日本人說：「中國的典籍裡沒有這些東西，我們不能容許。」於是鐵路和電線都被拆掉。

日本人常跟我說起，留學美國和英

國的學生都親美英，而留學日本的學生都反日。日本外務省文化事務局曾經花極大工夫來改善這種狀況，但不成功。局長曾經問我是親英、親美、親俄或親日。我回答說我親中，他大失所望。他希望我會說「親日」。

並非所有傀儡都很差勁。原先七人追隨者之中，目前留在傀儡政府中的三位，都是聰明能幹的人。不過，也有不少傀儡是沒有能力的。我要特別談一談汪夫人的親戚，南京政權的外交部長褚民誼⑧。一九三四年，當汪精衛還是忠心耿耿的行政院長時，汪夫人逼他用褚民誼擔任秘書長那麼重要的職位。一天晚上，汪因忙於繁重公務很晚回家，汪夫人暴躁地埋怨：「爲什麼你身爲行政院長要工作那麼長的時間？」汪反駁道：「那是因爲妳介紹的秘書長太能幹了。」

空有頭銜的傀儡們往往因爲主管他們的日本人的個性，而日子不好過。一個最傑出的例子，是和傀儡們一起工作的土肥原賢二。他和板垣征四郎從東京陸軍士官學校同班畢業，土肥原在中國

住了三十年，會說幾種中國方言。他研究中國心理學，特別是那些在蔣委員長統一中國之前的無聊政客和有權力的軍閥們。⑨他常在中國人面前表示對日本侵略中國的政策痛心，及嚴厲批評日本軍中不同派系的活動。實際上他是日本軍官中最應為謀殺張作霖負責，以及把溥儀從天津誘拐到滿洲登基的人。在戰前，中國人說，土肥原所到之處必有麻煩。但是不管他做了多少壞事造成多少痛苦，他始終聲稱他愛中國，中國人太誤解他了。他名字的前部「土肥」被中國人讀成「土匪」，而後部「原」的意思是「原裝」。於是中國人稱他為「頭號土匪」。

我只知道一件關於他名符其實的往事。一九三五年，在幕後企圖想不用武力擴張華北勢力的土肥原會見天津市長⑩。他坐在市長桌子對面，陰險地炫耀著象牙製的骷髏頭袖鈕，說：「如果你不接受我的條件，我將切腹自殺，我不能失敗回總部。」市長也是個軍人，他拔出手槍，說：「如果我接受你的條件，我除了自殺別無他途。」土肥原一

時說不出話來。市長接著說：「我們一起來解開僵局，你開槍打我，我也同時開槍打你。如果你同意，我馬上就幹，我只希望你別打不中我。」土肥原不懂這樣的中國人，連忙表示歉意：「幹嘛把事情看得這麼嚴重。慢慢來，我們再把條件研究研究。」

我在前面講過日本人對中國人提出的一些說法：日本人自己似乎相信的謊言，和連日本人自己都不相信的謊言。日本人大放厥辭，傀儡們毫無招架之力。

一九三九年，日本駐美大使齋藤博去世。美國把他的骨灰由阿古斯塔號巡洋艦運回日本。許多中國人對於美國對日本的友好姿態表示遺憾，因為中日戰爭已經持續快兩年。甚至中國的傀儡們也希望美國對日本的侵略應該強硬些。⑪日本人會在中國人的傷口上劃一刀，說：「你看，美國人拍日本的馬屁。而那些住在公共租界和英國殖民地香港過著豪華日子的高等華人，還以為美國會援助中國。這些中國人真是錯得可憐。西方人多麼現實，多麼沒有原則。」他

們還會說：「那些依靠美國黃金坐汽車，養小老婆的中國人，對中國後方的政治仍舊有影響力。這就是為什麼中國還在打仗。他們把家小送去美國，然後說：『我們要抗戰到底，我們要犧牲一切。』那些『勇敢』的中國人住洋房，說英語，花美金，喝美國雞尾酒。中國快打敗了，他們還在過好日子。現在你想想看為什麼美國要用美國巡洋艦『友善』地運回齋藤的骨灰？」

日本人控制的報章雜誌天天在說這些話，直到一年以前，傀儡們幾乎沒有任何指望。現在他們知道麥克阿瑟將軍從南邊打過來了，海爾賽海軍上將從東邊打來了⑫，B-29轟炸機從西邊飛到日本上空。由於歐戰即將結束，傀儡們甚至希望蘇聯軍隊從北方進逼。然而，傀儡們深知，即使同盟國勝利，他們將無處可去，甚至無處藏身。

即使傀儡鞠躬盡瘁，也不能期望日本主子善待他。「滿洲國」第一個傀儡總理鄭孝胥⑬，在一九三二年當總理之前，是溥儀的老師和著名學者。到了一九三五年，他已老到不能為日本人做



什麼事情了。於是日本人勸他退休，開一張五十萬美元支票，交給他的右手。同時，日本人又交給他的左手幾張慈善捐款的支票要他簽字。他簽的那幾張支票的總額正好是五十萬美元。

中國人在當傀儡之前，日本人會告訴他日本所要的只是培養友誼。他們對天發誓他們是真誠的，甚至願意切腹以證明真誠。那願意受騙的中國人，有一天會發現他的兒女被送往東京學習去了。這不是什麼新策略。十七世紀德川幕府將軍們征服對手統一日本時，就用過這種手段。大名們的兒子們必須住在東京都，以使他們的父親們不敢造反。當傀儡的子女們在東京時，傀儡自己只能更加被主子牽著鼻子走。汪精衛兩位忠實追隨者周佛海和梅思平的子女們，目前都在東京。這使他們不得安心。

的意志，當上傀儡。

一九三九年春，我在南京與北平來的傀儡們談話。我問他們對「東亞新秩序」的看法。他們回答說，可以用幾個字形容，「毒品、娼妓、賭博」，這些都是日本人給中國人帶來的東西。日本軍隊到哪裡，就鼓勵中國人吸海洛因，這種毒品比鴉片更毒。日本軍隊所到之處，娼妓和賭博便隨之滋生。我不敢說那是日本人使淪陷區的中國人墮落的既定政策，但那起碼就是結果。傀儡只有坐視「他們的」同胞被他們的「小日本」主子奴役和糟蹋。「他們的」同胞，極大部分生活在貧窮線以下，因為所有糧食都被拿去供養皇軍，而所剩無幾的教育完全日本化。男人女人都被拉去做苦工。工業不論大小，都被沒收。個人法定權利不存在，人們對海內外朋友的想法都被毒化。

一九三八年春，我在上海問一位日本朋友：「爲什麼日本不在佔領區設立軍政府，而要設立傀儡政府？兩者之間，中國人可能比較能夠容忍軍政府。」他回答說：「在法律上，日本

不能成立軍政府，因爲日本還沒有正式向中國宣戰。至於真正原因，你可以猜。」

所有日本在中國的各種活動，都源於分裂和統治的政策。利用傀儡，日本人可以說出空洞的假話，即和平來臨後，日本將把佔領的土地歸還給傀儡政權，即日本沒有領土野心。當然，他們這種說法是想掩蓋日本真正的意圖。也許日本人在想——或者以爲——，這種說法可以欺騙外國或一些中國人。日本希望模仿十七世紀滿洲人擁入關內統治中國的技巧：權力抓在滿人手中，政府官員讓漢人來做。日本今天已經認識到，她已經連帝國都無法保全。

珍珠港事變之後，日本人很明顯地在開始施行安撫傀儡和佔領區人民的政策。一九四二年東條首相到上海和南京，以日本最高首長的身分向「中國中央政府」「致敬」。同時，日本政府也把汪精衛於一九三九年提出投降條件的三億日圓兌了現。在那年，上海公共租界也「移交」給了傀儡當局。當然，事實上，控制權仍舊在日本人手中。日本

甚至印一本小冊子分發到日本軍中，告訴他們要善待中國人。

日本人在佔領區的這些做法和類似的活動到底有什麼效用，我無法得到第一手訊息。不過我確信，不論日本人做出哪些讓步，他們永遠學不會如何正確地對待被征服的人民；不論日本人怎麼努力試圖贏得佔領區中國人的效忠，所有中國人都在耐心地等待著同盟國的最後勝利。

### 註釋：

- ① 這個上海人談虎色變的特務魔窟就是滬西極司菲爾路（今萬航渡路）七十六號的「特工總部」，隸屬由周佛海任主任委員的「國民黨特務委員會」。特工總部主任是丁默邨，副主任李士群。舉凡與黑勢力有關的重大罪惡活動，都與「七十六號」脫不了干係。因此，在特工總部所在地的滬西地區，也就成為有名的「歹土」。——譯者。
- ② 汪被刺及赴日就醫日期均誤。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一日，中國國民黨四屆六中全會在

南京開幕。會前，全體中央委員在禮堂門口集合照相（總裁蔣中正沒有參加，副總裁汪兆銘坐第一排中間）。拍照完畢眾人起身之際，一名記者（孫鳳鳴）突然閃出，掏出手槍向汪連開三槍。汪送醫搶救，取出臉部和手臂二顆彈頭，但另一顆彈頭夾在背部肋骨之間無法取出。從此這顆彈頭就留在汪的身上，時常引起疼痛發炎，最終造成汪的死亡。一九四三年十二月初，汪槍傷復發入南京日軍醫院，十九日開刀順利取出背部彈頭，然至一九四四年一月底，創口開始惡化，高燒不退。三月一日，日本神經外科權威齋藤真教授奉日相東條之命抵南京會診。三日，日本派專機送汪至名古屋，入帝國大學附屬醫院，次日由齋藤主刀動手術。術後病勢不穩持續高燒，至八月轉劇。十一月九日，盟軍出動一百五十架轟炸機空襲名古屋，院方乃把奄奄一息的汪連人帶床送進地下室。十一月十日病況劇變，下午四時，汪精衛在寒冷的地下室中去世。——譯者。

- ③ 偽滿皇帝溥儀之弟溥傑與日本貴族女子嵯峨浩子結婚。——譯者。
- ④ 德王（一九〇二—一九六六），即德穆楚

克棟魯普親王，內蒙古的王公。「七七事變」後，關東軍佔領包頭，扶植德王為蒙古軍政府的傀儡首腦，一九三八年成立「蒙疆聯合自治政府」，任主席。——譯者。

- ⑤ 王克敏（一八七九—一九四五），浙江杭州人。民國初年曾任中國銀行總裁、財政部長等要職。一九三一年任北平財政處理委員會的副委員長，一九三五年任國民政府冀察政務委員會委員、東北政務委員會委員、北平政務委員會委員等要職。「七七事變」後，日本扶植傀儡政權「中華民國臨時政府」，王出任行政委員長。一九四〇年三月，與維新政府同時併入汪精衛的南京國民政府，改任華北政務委員會委員長。——譯者。
- ⑥ 汪精衛爲了「中央政府」在華北的版圖看起來比較大，將「華北臨時政府」改名爲「華北政務委員會」。實際上汪精衛對華北毫無權力。
- ⑦ 喜多誠一至今仍任駐中國武官。
- ⑧ 褚民誼（一八八四—一九四六），浙江吳興人。曾留學日本及法國，早年參加同盟會，爲國民黨元老。抗戰初期在上海

參加和平運動。一九四〇年三月南京「國民政府」成立，汪任行政院院長，褚任副院長兼外交部長，十月任駐日大使，一年後回南京復任外交部長，並兼任多項職務。——譯者。

⑨日本軍方最大的錯誤是認為這些政客和軍閥的精神和心態代表所有中國人。

⑩張廷諤（一八九〇—一九七三），河北豐潤人。一九三四—一九三五年任天津市代市長；一九四五—一九四六年任天津市市長。——譯者。

⑪舉個例子，中國傀儡們說：「如果同盟國勝利，我們沒多少米可吃，而如果日本勝利，我們只有水喝。」他們又說：「蔣介石抗戰越強，日本人對我們越好。」

⑫麥克阿瑟將軍（Gen Douglas MacArthur, 1880—1964），盟軍太平洋戰區最高司令官。海爾賽將軍（Admiral William Halsey, 1882—1959），西太平洋戰區司令（一九四二）及第三艦隊司令（一九四四）；他的旗艦是一九四五年九月二日投降的密蘇里號主力艦（U.S.S. Missouri）。——譯者。

⑬鄭孝胥（一八六〇—一九三八），福建閩

侯人。前清舉人及朝廷官員，屬改革派，曾參與戊戌變法。民國成立後以遺老身分擔任過溥儀的內務大臣，並與日本人接觸，致力於溥儀的復辟。「九一八事變」後，與日本人合作參與建立「滿洲國」，一九三二年滿洲國成立，出任總理兼陸軍大臣、文教部長。後來因為反對日本對滿洲國的壓制，而於一九三五年失勢。一九三八年逝世於長春，傳言是被毒殺。鄭孝胥是一位工於楷書的書法家。——譯者。

## 第七章 「少壯軍人」的心態

一九三一年佔領滿洲，一九三七年爆發中日戰爭，以及一九四一年偷襲珍珠港，可以說是日本陸軍「少壯軍人」心態的結果。這個心態使得日本自一八六八年明治維新以來所建立的舉世矚目的世界強權，即將面臨毀滅。另外，比較次要的，是這個現況當然也從其他人物的心態發展而來：政治家、資本家和工業家、沙文主義社團的文官、海軍、「皇道派」、外交家等。

「少壯軍人」這個名詞在日本有其特殊和局限的意義。這個名詞通常代表暴戾好鬥的少佐和中佐們。他們經常自行採取激烈行動，以強迫保守分子迅速走向他們認為正確的侵略路線。一些「少壯軍人」，像板垣、東條等人，今天是中將或大將；但他們仍舊被視為「少壯軍人」集團的一員。

青年軍官和「少壯軍人」都一樣受這種影響。

一對日本夫婦的第一個男孩一出生，便被抱到照相館，對著攝影師站得直直的，拍一張全裸照片。然後把照片送給親朋好友。

無疑地，這張照片是一位高級將領剛出生時拍的。①他，引用古諺，說：「戰爭是創造的父親和文明的母親」；另一張照片是一位海軍高級將領的②，他於一九三五年說：「日本現在已經強大到可以跟世界任何國家打仗。」

拍照以後，接著是強調男性。男孩比女孩得到優先照顧；媽媽在電車或巴士上站著，讓小男孩有位子坐；對男孩的管教也比較寬鬆。在家裡，父親吃

最好的食物，男孩第二，媽媽和女兒最後。在小學，男孩和女孩分班。小學畢業後，男孩和女孩分校，男孩開始接受軍事訓練，一直到他進入陸軍。由於合法的妓女區在城鎮裡星羅棋布，而唯一出席晚宴的女人是藝妓（一種獨特的妓女），我們所了解的羅曼史很少會進入日本青年男子的生活裡。他因此欠缺重要的人性經驗。<sup>③</sup>

日本人經常向我吹牛，說整個帝國只有一所軍事學校。他們說，一所軍事學校可保證軍官們團結。事實上，軍官們接受狹隘的國家主義教育，近年來更趨於神秘的沙文主義，他們組成許多團體和派系；過去十五年來這些團體和派系一直在激烈對抗。這種不團結是造成他們即將崩潰的原因之一。

今天的「少壯軍人」，其起源可以追溯到一八九〇年代初期，當時控制日本的軍部發現他們的權力受到新興政黨和平民領袖人物的威脅，儘管這種威脅還算輕微。那些新興政黨和平民領袖是受到西方文明的衝擊而發展起來的，並且由於一八八九年憲法的制定和一八九

〇年議會的建立，以及仿行西方先進政府的其他各種花樣而得到增強。

這有必要做一個簡要的說明。

自從一八五〇年代裴里將軍「打開」日本後，內戰爆發。德川幕府曾經控制日皇，從而統治日本長達兩個世紀之久。在裴里來到之前，從屬藩的實力和野心逐漸壯大。這些藩利用西方人到來的問題，於一八六七年推翻了幕府和它的親藩。贏得勝利的藩主控制了皇帝。雖然他們聲稱在明治天皇於一八六八年就位之時天皇的權力已經「王政復古」<sup>④</sup>，事實上，藩主們仍舊擁有極大的權力。

有兩個勝出的藩最強大：長州藩和薩摩藩。他們的首領極力要維持手中的權力，不贊成平民受西方輸入的影響而逐漸增強的、對議會政府的渴望。一般平民被視為草民，他們自己也這麼認為。草民完全沒有權利。藩主也無意放棄掌握自己命運以及國家命運的方向。

只有在裴里來後，日本人才意識到西方現代化的威力。德川幕府被推翻後，勝出的藩主們決定建立一支現代化

的陸軍和海軍。即使在那個時候，不能說他們完全沒有領土擴張的思想。

在一八六八年沒有一名士兵，沒有一艘兵船，因此建立陸軍及海軍必須從零做起。由於日本已經鎖國超過兩個世紀，陸軍的服裝、兵器和策略都是封建傳統式的。

一八六七年内戰停止；一八六八年天皇復位後，兩名日本人立即被派往國外考察外國軍事制度。一八七一年，法國軍官受邀來日本指導建立現代化陸軍。那年法國被普魯士打敗，法國人被調回國，德國人受邀來日本。

一八六八年，第一個海軍訓練中心成立。英國教官受聘來教授日本人如何建立一支英國式的海軍。到一八八三年，日本有了兩艘戰船。

新陸軍屬於長州藩；新海軍屬於薩摩藩。兩個藩都想要展現強大的武器。

這時，民間要求憲法政府的聲音越來越大，而擁有政府權力的藩主們不能充耳不聞。一八八九年，天皇「授予」他的人民一部憲法。然而大部分草民並沒覺察到潮流在變化。當政府為慶祝憲



法頒布放假一天時，人民還以為「憲法」是個宗教名詞。他們放假慶祝「憲法菩薩」的誕生。

憲法似乎給國家一個建立憲法政府的基礎。四年前已經成立了一個有首相和各部大臣的內閣制度，現在國會成立了。天皇優雅地穿戴西方服飾，在盛裝的天皇後面，站著各藩的軍事首領。

那些首領自然不會允許天皇在他們批准文字之前公布憲法。事實上，憲法文字是由長州藩出身的第一位首相，伊藤博文起草的。首領們在憲法中加入保留他們真正的權力的條款，而草民們也滿足於這些舶來的裝飾品。

憲法中有兩個保護條款，在後來幾十年中成為打擊民間領袖建立代議和民主政府的工具。一個是陸軍和海軍某些將領有權不必通過首相和內閣而「直達」天皇天聽。這個機制可以讓軍事領袖在文官領袖不知情之下，由天皇批准訂定計劃和政策。另外一個是陸軍大臣和海軍大臣必須由軍事將領出任。（今天這些職位都由現役中將、大將、海軍中將和海軍大將擔任）。⑤根據這個機

制，如果文官領袖制定的政策不為軍事領袖所喜的話，陸軍大臣或海軍大臣提出辭呈，以沒人接受空出的職位來強迫內閣總辭，直至新內閣提出的政策被軍方批准後，新的內閣才能組成。

當國會第一會期開會時，海軍擴軍的第一階段計畫已經實際完成。軍事領袖要求批准第二階段擴軍計畫的預算。國會居然擱置批准，甚至不顧海軍大臣的強烈炮轟：「日本現在的進步歸功於薩摩和長州兩藩。你們竟膽敢削減軍事專款？」國會於是解散。

第二會期（一八九二）議事，國會仍然反對擴軍計畫，且提出草民企圖廢除藩主權力的證言，說他們是封建餘孽。國會解散於事無補。但是還不需要海軍大臣辭職以推翻內閣，因為內閣全力支持軍事將領。事實上，多年來長州藩和薩摩藩兩派首領輪流擔任首相。因此國會才是應受懲罰的對象。於是另外一個直達天皇天聽的憲法機制被拿出來使用。一項帝國命令發出，使頑抗的國會屈服。第二期擴軍計畫通過了。

第一階段的擴軍，於一八九四年打

敗了中國；第二階段的擴軍，於一九〇五年打敗俄國。從此以後，日本實力日益壯大。不過，在一九二〇年代有所延遲，當時草民曾經一度可能有機會取得統治日本的權力。

雖然民間領袖越來越難控制，只要統治部落首領們生存，他們就能掌握手中的真實權力。從十九世紀後期起，好戰的藩主們掌握著實權。進入二十世紀後，那些藩主逐漸凋零。同時，有經驗和能幹的領袖們從民間崛起。到了一九二〇年代，代議政府有了一些進步。

然而代議政府很不幸，當那些老部落首領逐漸老去時，另外一批領袖起來反對那些企圖建立真實的代議政府的人。帶頭反對的是這些首領們的軍隊所培養的保護特權的陸軍和海軍軍官。儘管越來越多軍官招募自民間，他們也不容許羽翼被剪除。其次是文官官僚，包括代表希望贏得並永久掌握權力的大企業和金融界的官員和政客們。

在一九二〇年代，日本似乎可能發展真正的代議政府，甚至憲法中軍方權

威的保障也可能被廢除。一九一八年，原敬內閣成立，這是第一個值得稱之為政黨制度的政府。一九二二年，日本參加自願節制海軍軍備的華盛頓會議；一九三〇年日本參加自願節制海軍軍備的倫敦海軍軍縮會議。⑥在這十年中，軍方逐漸威信不彰，文官政府開始進行社會和政治改革。「自由主義」政黨產生，且在國會中取得議席。

不過，這十年中，日本大資本家和大企業家通過許多他們控制的政府官員和兩個大政黨，加大了權力。所有重要的企業都掌握在一小撮富豪手中。在這期間，日本姑娘們認為海軍軍官不再是好丈夫，而「大事業」的兒子們才是。也是在這期間，農民階級的生活條件開始大幅下降。一個重大的事實是，五分三之二的日本人是農民，而大部分日本軍人都招募自農民。

這個時期的初期，一九二〇年，當平民出身的原敬任首相時⑦，一座大理石的國會大廈開始在東京興建。它坐落在一個小山上，遠遠可以看到。那似乎是一九二〇年代日本代議政府發展的

象徵。諷刺的是，這座大樓完成時，正好發生一九三六年日本政府官員被青年軍國主義者刺殺的「二·二六事件」。事實上，自從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少壯軍人」製造「瀋陽事變」，隨即佔領滿洲之後，所有代議政府的期望都落空了。一九三二年五月十五日，東京發生暗殺犬養毅於官邸的事件，所有抑制少壯軍人的希望也都落空了。⑧

一九二〇年代，「少壯軍人」在沉默中痛恨不已。他們見到文官政府和一些老軍人在抑制軍備。這個政策將把日本關在局促的、只有百分之十五可耕地的島上。他們見到資本家和工業家們與政府官員勾結，大賺其錢。而越來越多的農人和他們的家庭卻在背債受苦。這些窮人是青年軍官的自己人，不是那些住西式大房子，或者，至少有一間西式房間的日式房子的人。他們看到中國在蔣介石委員長的統治下日漸團結強大，如果日本想要佔中國分裂和羸弱的便宜，他們必須趁早行動。他們知道文官政府正在計畫廢除憲法中軍人保有權力的條款。他們覺得錯誤的事情多到罄竹

難書：政府和政客貪污；資本家和政客勾結圖利，包括剝削老百姓；政府期望和衰退的英國和追求奢華的美國修好；日漸增長的「國際主義」將削弱天皇和他的軍隊的權力。

其時，「少壯軍人」為強烈國家主義性質的宣傳方式所支配。這些宣傳含有一種神秘主義色彩，它對於那些常常顧影自憐的、情緒不穩定的、處於孤立境地的人們有吸引力。

這些人眼望著中國海的彼岸，所見到的是富饒而依然羸弱的中國；往北看，是一個富饒而因經歷了一次血腥革命而仍然衰弱的國家。這次革命所實施的政治信條是忠於沙皇的臣民們所詛咒的。再往遠處看，是一撥弱國，它們在強盛的時候曾經攫取並至今霸佔著許多亞洲的富饒土地，這些土地幾乎就在日本的大門口。英國和美國顯然企圖阻止日本發展，因為她應該，也能夠發展。看看那五—五—三海軍比例，和白人國家的高關稅。英國和美國積極地替代了德國，法國和俄國——他們早在三十年前就曾聯手阻止日本保持所有的得自

一八九四年中日甲午戰爭的成果。

反動的社團，和那些把「國際主義」看作使不公正的世界地理現狀持久保持下去的人，向「少壯軍人」灌輸一種思想，那就是，如果日本有足夠的勇氣，日本就有自己的命運。這些人只對「日本主義」和日本的最高榮譽有興趣。這些社團的成員包括傑出政治家，現役和退伍的陸軍和海軍軍官。還有黑社會、青年農人和工人。在一九二〇年代，這些社團的發酵是低溫的，但是他們產生效果；自從「瀋陽事變」以後，他們活躍了，新的社團像蘑菇一樣紛紛冒出來，法西斯主義越來越受到「尊敬」。

這些社團並非最近才有。「玄洋社」<sup>⑨</sup>成立於一八八一年，如今仍然存在。從那裡發展出聲名狼藉的「黑龍會」。老而更加聲名狼藉的頭山滿是這兩個會的會員。頭山滿幾十年來的志向是日本擴張統治中國，驅逐西方人出亞洲。他本身是一篇古怪的歷史。一八八九年他派人帶炸彈暗殺日本外務大臣<sup>⑩</sup>，炸掉他一條腿。一九二四年他

又跟天皇共宴。他經常製造麻煩，但日本權貴朋友甚多。他曾經以八十萬日圓賣掉他的煤礦，把錢分給親友。也許這是他人緣好的原因。

我於一九三〇年在頭山滿的家鄉福岡參加會議，頭山滿準備發表演說。他已經是個老人，鬍子長而灰白。他準時站起來說：「萬歲，萬歲，萬歲」，然後坐下。那就是他的演說。我對這個如此神秘的人在這個如此神秘的國家發表如此神秘的演說感到驚訝。這個人幾乎在所有沙文主義社團都能施展權力，雖然他並非任何社團的領袖。

我認識一位九州帝國大學的教授，藤澤近雄。他是鼓吹回歸古老政府制度的右翼學者，強調「仁慈君主」的一員。藤澤強烈反對民主。一九二九年，他從大學辭職，去到中國旅行。後來，他在東京成立「東光學院」，教授「世界所有文明都包含在日本島上」。藤澤從小學習外國語言，是個有名的語言學家。這是他最大的驕傲。不過，雖然他會學中文十年，當我見他時，他的談話只有「你好嗎」和「先生」幾句。根據

這個經驗，我不敢說他的其他外語會有多好。不過，一些他的文章被翻譯成英文、德文和法文。它們只不過是讚頌天皇仁慈治國的美德，鼓吹日本國家的優越，以及譴責共產主義和英美的自由主義。當我一九三一年在東京訪問他的學校時，他極力誇大校名的意義。他的說詞充滿了假玄虛和偽科學的句子。他的一名中國學生告訴我，全部課程包括讀孔子的《論語》和每天參加半宗教儀式。我敢說，藤澤模糊不清的心態與許多沙文主義社團的領袖頗為接近。

受到日本軍人的影響，這些社團的領袖的狂熱好戰不下於日本的軍事將領。<sup>⑪</sup>

「少壯軍人」的思想也被他們的一些上級軍官所扭曲。兩名突出的這類軍官是荒木貞夫和真崎甚三郎大將。兩人今天都六十開外，都沒有佔據重要職位。荒木是俄國「專家」，經常說日本只要三百萬竹製步槍即可征服俄國。真崎則是沒有什麼特別專長的「專家」。

在他們的生涯中，荒木曾經是戰爭學院院長，而真崎當過士官學校校長。

荒木的人緣基於在戰爭學院灌輸「君主精神」、「日本主義」以及其他極難定義的教條來陶醉他的學生。他習慣於告訴學生「日本種族的理想應該傳播到大洲、七大海；所有障礙都須以武力排除，以遵循我們祖先幾百年前所鋪設的道路前進」。真崎因譴責自由主義，讚揚日本而得到學生的擁護。他的日本藍圖是征服中國，控制蘇聯，打敗英美。當真崎於一九二〇年代中期擔任軍校校長時，發現有些學生懷疑戰爭的必要。這是當時自由主義對日本人影響的結果。真崎驚駭萬分，在他四年校長任上，極盡一切努力鼓吹戰爭。

一九三〇年代，荒木被視為對資本家大友善，而減弱了對「少壯軍人」的影響力。另一方面，真崎則開始用行動來陶醉他的追隨者。於是，佔領瀋陽後，「少壯軍人」企圖採取激烈手段以控制在東京的政府。越來越多較老的保守官員採取步驟來制止他們的行動，許多同情奔動的軍官被勒令退休或調離日本。一九三五年夏，真崎被勒令從陸軍教育總監退休。不久之後，一名中佐用

劍砍倒負責調動和退役的陸軍省軍務局長。⑫真崎被懷疑是暗殺幕後指使者。幾個月後，謠言傳說真崎準備成立一個自任總理的純軍事政府。真崎因此被關進監獄，直到中日戰爭爆發才被釋放。

真崎擔任軍校校長時，曾經把他的理念灌輸給四千名青年軍官。今天，他們都佔據許多重要職位。

雖然「少壯軍人」和青年軍官一致堅信日本的命運繫於領導亞洲及排除西方影響，但是對於如何達成目標的方式卻不是一致的。這很自然，因為青年軍官受到老軍官、沙文主義社團，和宣傳印刷品等不同觀點的影響。這些分歧在那些因成功佔領滿洲而竄升的「少壯軍人」之中越來越明顯。一些所謂大陸派的「少壯軍人」相信日本第一步應該征服中國。這個派系中的佼佼者包括板垣、東條，和土肥原。在大陸派之中，幫派比較少。雖然他們同意征服中國為第一優先，但他們對於到底要採取何種步驟來征服中國的看法並不相同。「俄國派」的「少壯軍人」則相信日本佔領滿洲之後，應該先打敗蘇聯。這個派系

的領袖是石原莞爾。還有一個「革命派」，他們相信青年軍官的第一目標是控制在東京的政府。這個派的領袖是參與一九三六年二月二十六日政變被判死刑的西田稅上尉。政變之後，這個派被大陸派吸收。

上述各個派系並非壁壘分明。出身地是一個重要因素。縣出生的團體，有山口、佐賀、石川、福岡、新潟、磐田等縣。一些團體也傾向圍繞重要的軍官，如荒木、石原、板垣等人。青年軍官之中的這些區分，基於個性、出生地，和政策，部分說明為什為東條英機直到一九四一年十月才掌握權力，和為什麼直到那年十二月才發生珍珠港事變。如果「少壯軍人」之間有緊密的團結，這些事情必會較快發生。

有時候「少壯軍人」用暗殺、企圖暗殺，或恐嚇來增強實力。不過，他們的主要權力來源，是通過控制兩個單位的課長：陸軍省軍務局的軍務課，和參謀本部作戰局的作戰課。前者決定政策；後者制定戰略。「少壯軍人」也控制其他重要部門的主管，但都不如這兩



個課重要。雖然各課主管通常是大佐，因此技術上並不是「少壯軍人」，他們有些曾經是「少壯軍人」，所有他們的屬下都有「少壯軍人」。

不僅陸軍如此，整個日本政府中只要有相當從屬地位的官員，都決定政策，讓他們的主管覺得有必要採納。許多日本人開玩笑說課長是「內閣部長」。當陸軍省堅持內閣必須通過某些政策時，那些政策通常是由一個課長，在「少壯軍人」的協助下制定的。

一九三八年我在上海時，現在官拜陸軍中將的軍務課課長影佐禎昭大佐，也在那裡。他來見我，說：「近衛公爵不久就要辭去首相，我們正在草擬下屆內閣的名單。」他給我看一個名單，後來那些名字果然組成了接任近衛的內閣。到那時我才真正知道課長權力之大。影佐也告訴我在那個時候，他作為課長的意見，必須為軍務局接受，而陸軍省正副首長也必須接受，意味著內閣也必須接受。

參加過佔領滿洲的「少壯軍人」竄升得很快，而且職務重要。「大陸派」

的領袖是個極耀眼的例子。

佔領滿洲的時候，板垣是個大佐。通常他早就應該在這個軍階上退役。他在軍校第十六期（一九〇四）畢業時名列二十五。由於畢業名次經常影響軍官一生的事業，板垣的前途一般都不看好。他大部分職務都在中國，最後，他被視為日本陸軍第十六期三名專家之一。<sup>⑬</sup>於是，在一九三二年，他成為密謀佔領滿洲的首腦之一。從此他一帆風順，成為傀儡「滿洲國」陸軍部的最高顧問，後來調升關東軍參謀長，再後來當上陸軍大臣，跳過好幾名比他資深的軍官。板垣贏得「滿洲國奶媽」的綽號，此外，他有一種為他部下擁戴的品性。他待初級軍官寬厚，他以相信日本將成為世界上四或五個能瓜分世界的國家來激勵他們。那時候，一個有滿洲背景，又得到狂熱青年軍官擁戴的軍人，必然會升到具有影響力的位置。今天，他大概是日本最有權力的陸軍將領，連東條和小磯都不如他。

當我們討論陸軍軍官心態的同時，也應了解海軍軍官的心態。雖然日本海

軍中存在著與陸軍相似的心態，但那好像是影子對實物。「少壯軍人」和比較老的軍官之間並無分歧。不分年齡，海軍軍官都希望最終與美國和英國打一仗，希望看到日本擴張領土。海軍大將末次信正在海軍裡就像荒木一樣。不過，比起陸軍，海軍整體上似乎比較理性，比較負責任。海軍的青年軍官們還沒有像陸軍「少壯軍人」那樣被煽動捲入暗殺的陰謀。<sup>⑭</sup>海軍還沒有仿效陸軍企圖取得控制政府的權力。不錯，陸軍自從一九三一年「瀋陽事變」以來十年當中的侵略行為對海軍有影響，因而海軍攻擊了珍珠港，跳進了南洋，參與了大幅土地的佔領。但是，這些行動並不是由幾個軍官密謀的突發事件，那是極負責任的海軍軍官仔細制定的計畫。雖然，可以說，「少壯軍人」在滿洲的行動引起太平洋戰爭，太平洋戰爭的行動最後是由最高海軍軍官策劃的。

和我交談過的日本人經常說海軍的心態比陸軍優越，因為海軍人員見識過外國。直到侵略滿洲，陸軍大都局限於日本國界之內。日本海軍則親眼看到西

方列強海軍的實力，因此比較不那麼相信那些被沙文主義領袖們煽得火熱的陸軍「少壯軍人」的激進說法。也許海軍軍官對陸軍的活動比較冷淡，還因為海軍軍官經常看不起陸軍。當陸軍證明了侵略的成功，又被人民擁戴後，海軍的嫉妒無疑起了某些作用。他們也可能被「少壯軍人」的暗殺陰謀所影響，因為實際上在「少壯軍人」的陰謀中，海軍軍官扮演的往往是被害者的角色。

陸軍和海軍之間的分歧常常很明顯。譬如一九三〇年代海軍將領曾三次被任命首相，用來抑制陸軍。<sup>⑤</sup>

至於海軍當中的派系，外人看來其主要政策的不同來自一九三〇年倫敦的軍縮會議。部分海軍軍官強烈反對限制；另一部分則贊成，因為國際局勢似乎對限制比較有利，並非限制本身有人贊成使然。

人們對海軍軍官的印象是他們比陸軍軍官負責、聰明，原因之一可能是海軍軍官不隨便說話。我相信，沉默寡言的人比饒舌的人會給人覺得比較有智慧，尤其像陸軍軍官那樣滔滔不絕地說

些充滿偏激、錯誤和誇張的話。

評論青年海軍軍官的心態不能不談武士道——武士的方式。不管在日本封建時代怎樣，今天的武士道信條主要是煽動軍官和士兵為日本而戰，不顧他自己的行為或如何對待敵人。我對現代日本武士道的看法總結如下：

在東京有個沒錢的日本軍官，到年底人人必須清還債務的時候，發現自己負債累累無法還清。到了年終盡頭，他想起以武士道的榮譽方式，切腹自殺，來解決無法解決的問題。於是軍官去他欠錢的米店，告訴老闆說：「我答應年底還錢給你，可是我一名不文，非常抱歉。不過，我們日本軍官遵守武士道強調信用。我沒帶錢來，但是我帶來一把刀，用切腹來表達我的態度。」說著說著軍官把刀抽出，做切腹的準備。米店老闆嚇壞了，說：「像你這樣的人，八千萬中沒有一個，我萬分尊敬，請你千萬別想自殺。一點點錢不算什麼。請坐下來喝口茶，我們說說話。也許我們可以成爲好朋友。無論什麼時候你需要米，請隨時來拿，不要錢。」軍官站起

來說：「現在是新年除夕，我沒時間坐下來談。我還要去做很多地方切腹。」

### 註釋：

①鈴木貞一少將，東條內閣（一九四一年十一月至一九四三年十一月）的國務大臣，後來任內閣顧問。

②長谷川清海軍大將，一九三七年直接負責擴大上海戰事的第三艦隊司令。

③我說的不是那些少數讀教會學校，或在受西方影響的家庭中長大的年輕人。他們很少當軍人。

④一八五三年，裴里艦隊的堅船利砲打開了鎖國兩百年日本。日本歷史進入「幕末」時期。一八六八年一月，德川幕府末代將軍德川慶喜交出政權，孝明天皇之子睦仁繼承皇位，改年號爲「明治」，從此天皇重新回到了政治舞臺的中心。——譯者。

⑤見第九章。

⑥一九二二年二月六日，美國、英國、日本、法國、義大利在華盛頓簽訂限制海軍軍備條約，規定各簽約國戰艦總噸位比例爲十：十：六：三：五：三：五。一九三

○年四月二十二日，華盛頓簽約國在倫敦簽訂倫敦海軍軍備條約，對締約三國的主力艦數量進一步裁減。——譯者。

⑦ 一九一八年日本政治家永井龍太郎在演講中說，「西方有個列寧；東方有個原敬。」這種說法在一九二〇年代以後是不能公開說的。

⑧ 一九二一年十一月暗殺原敬首相的事件是嚴酷的惡兆，原敬首倡建造華麗國會大廈，後來因為贊同武備限制和縮減陸軍而遭殺身之禍。

⑨ 玄洋社是明治十四年（一八八二）以舊福岡藩作為地盤而創立的，它是以頭山滿為中心的右翼團體。——譯者。

⑩ 山縣有朋內閣（一八八九—一八九一）的外務大臣大隈重信。——譯者。

⑪ 第十四章將有進一步的評論。

⑫ 永田鐵三少將被砍死，兇手是相澤三郎中佐。——譯者。

⑬ 另外兩人是土肥原賢二和磯谷廉介。

⑭ 一九三二年五月十五日暗殺首相犬養毅是個例外。

## 史學與紅學 唐德剛著 每冊定價新臺幣二〇〇元

作者史學家，也是紅學家。本書是從作者近十年來有關史學論著及紅學論著中精選而成。重要者有「當代中國史學的三大主流」、「口述歷史與文學」、「歷史與文學」、「簡論中共政權四十年」、「論中國大陸落後問題底秦漢根源」等篇。關於討論紅樓夢者，計有「曹雪芹的文化衝突」、「紅樓夢的避諱問題」、「海外讀紅樓」等篇。本書是傳記文學社為作者出版的第四種專書。

## 書緣與人緣 唐德剛著 每冊定價新臺幣二〇〇元

作者是史學大家，也是口述歷史專家，涉及治學範圍甚廣，而其人脈關係（包括美國、臺灣與大陸）尤寬。本書除論胡適、論張學良、論顧維鈞、論李宗仁等歷史人物外，另輯十年來所寫書評與書序等佳作二十餘篇。本書是作者繼「胡適雜憶」、「胡適口述自傳」、「五十年代塵埃」三書之後，與「史學與紅學」並稱「唐氏五書」，篇篇精彩，不但值得閱讀，而且值得保存。

以上五書定價新臺幣九〇〇元，合併購買僅收新臺幣六〇〇元（零售每冊八折優待），書款請交郵政劃撥〇〇〇三六九一〇帳戶傳記文學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收；國外購書連同海郵掛號郵資美金四〇元（請逕寄美金支票即可）。